



左傳

十七頁

伊2
865
14



門 伊 12
號 665
卷 14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 盡七年



定公 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經元年春王 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 六月故 三月晉人執宋

仲幾于京師 晉執人於天子之側而不歸 夏六

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告於廟 戊辰公即位 定

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

昭公 公在外薨故 九月大雩 無傳 立煬宮 煬公伯禽子也

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 冬十月隕霜殺菽 無傳周

立其宮書以譏之 八月隕霜殺菽 非常之災

左傳 卷二十七 定公 一 邢皮印曾句賣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

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泄政泄臨也代天子大夫為政衛彪侯

夫衛人曰將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

事奸義必有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

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簡子韓起

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禹貢大陸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

澤荒蕪之地火田并見還卒於寘寘縣近吳澤范獻

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為政去其柏椁

示既孟懿子會城成周不書公未即位庚寅裁裁設宋仲

幾不受功曰滕薛邾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也薛宰曰

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

晉文公為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曰凡我同盟各復舊

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固

從舊薛舊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

正皇大也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奚仲遷于邳邳下仲虺居薛

以為湯左相仲虺奚仲之後若復舊職將承王宮何故以

役諸侯承奉也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居

周世不得以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

夏殷為舊

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為政未習故事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

求故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山川鬼神

盟所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典籍故事宋人所知也

徵於鬼取證於鬼神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

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開寵過分則必以納受侵侮

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知以歸不可故

復歸之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齊高張後不

從諸侯後期不及諸侯之役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

將不免叔寬女寬也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既厭周德萇弘欲遷都

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天之所壞不可崇天子而高子後期故曰違人

支也眾之所為不可好也為哀三年周人殺萇弘六年高張來奔起夏

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季孫曰子

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

子必止之且聽命焉眾事皆諮問子家子子家子不見叔孫

易幾而哭幾哭會也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

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君未為卿

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託辭以距叔孫叔孫使告

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逐季氏若

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弟昭公凡從君出

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

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孫成子

各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

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人可也貌出謂以義從

怨冠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為冠若羈也則君知

其出也君昭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

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出六月癸亥公

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諸侯薨五日而殯殯

公喪至五日殯於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闕

宮定公乃即位羣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欲榮駕鵞曰生不能

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榮駕鵞曰生不能

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駕鵞魯大夫榮縱子忍之

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鵞曰吾欲為君

諡使子孫知之諡為惡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

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

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明臣無貶昭

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平子逐公

於煬宮昭公死於外自周鞏簡公弃其子弟而好

字惡如

用遠人

簡公周卿士遠人異族也為明年鞏氏賊簡公張本

經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無傳

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

秋楚人伐吳

囊瓦稱人見誘以敗軍

冬

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無傳

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傳言弃親

用疎所也桐叛楚

桐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

吳子使舒鳩氏誘

楚人

舒鳩楚屬國曰以師臨我

教舒鳩誘楚使以師臨吳

我伐桐為

我使之無忌

吳伐桐也偽若畏楚師之臨已而為伐其叛國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忌

吳所謂多方以誤之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

從舒鳩吳人見

舟于豫章

偽將為楚伐桐

而潛師于巢

實欲以擊楚

冬十月吳

軍楚師于豫章敗之

楚不忌故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

繁

繁守巢大夫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

射姑邾大夫出辟酒

闞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奪闞杖以敲闞頭也為明年邾子卒傳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無二月辛卯

邾子穿卒

再同盟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

六月乃葬

冬仲

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拔地關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

門上

臨廷闞以

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闞曰夷射姑旋焉

旋小便

考證

左傳卷三十一

五

命執之見其不潔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鐘炭

爛遂卒廢隋也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欲藏中之絮故先內車及

殉別為便房蓋其遺命疾也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其勇

也為五年士鞅冬盟于郟郟即修邾好也公即位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佩佩玉也以如楚獻一佩一裘

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

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

常欲之成公唐惠侯之後肅爽駿馬名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

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

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竊馬者自拘曰

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隱憂約也弃國家羣臣請相夫

人以償馬必如之相助也夫人謂養馬者唐侯曰寡人之過

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

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

官不共也言楚所以禮遣蔡侯之物不共備故明日禮不畢將死遺

禮侯之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

者有若大川自誓言若復渡漢當受禍明如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

鳴沈音

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為明年會

經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無傳未同盟而

月七日書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

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於召陵先行會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

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召陵會劉子諸侯

東南有城臯亭復稱杞伯成卒于會無傳六月葬陳

惠公無傳許遷于容城無傳秋七月公至自會無傳劉卷

卒無傳即劉畬也劉子奉命出盟召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不服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無傳

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師能左右之曰

崩曰敗績吳為蔡討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

罪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入貪以致敗不能死難

罪賤之相舉楚地昭三十一一年傳曰六年十

死出奔鄭惡之庚辰吳入郢弗地曰入吳不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晉荀寅求貨於

楚之久留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

晉荀寅求貨於

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左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中山鮮虞弃盟取怨無損於楚晉楚同盟伐之為取怨而失中山

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晉敗楚復

方城在襄十六年祗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

鄭人與之析羽為旄王者遊車之所建鄭私與之因謂之羽旄借觀之明日或

旆以會或賤者也繼旆曰旆令賤人施其旆執以從會示卑鄭晉於是乎失

諸侯傳言晉無禮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子行

噴吐 責反 一音責

敬子衛大夫曰會同難難得噴有煩言莫之治也噴至也煩

言念其使祝佗從祝佗大夫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

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

又其二共二職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隸賤

臣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社稷動謂國遷君以軍

行祓社釁鼓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釁為釁鼓祝

奉以從奉社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君行

師從二百五十人卿行旅從五百人臣無事焉公曰行也

及臯鼬將將長蔡於衛欲令蔡先衛衛侯使祝佗私於

襄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

從如 字

長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蔡叔周公弟先衛不

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

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

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為睦睦親厚也以盛德見親厚分魯公以

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此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為旂周禮同姓以封夏

后氏之璜璜美玉各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各殷民

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

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衆也以法則周公用即

命于周即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制是使之職事于魯其魯公之

職以昭周公之明德昭顯也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

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卜大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官司

彝器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器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或逆散在

魯皆令自屬魯懷柔之命以伯禽伯禽周公世子時周公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

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也分康叔康叔衛之祖

以大路少帛績苳旃旌少帛雜帛也績苳大赤取苳草名也通帛為旃旃羽

為大呂鐘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

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

畛塗所徑也略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各取於有閭之土以其王職

有閭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葛
為湯沐邑王東巡聯季授土聘季周公弟司空陶叔授民
陶叔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康誥周書殷虛朝歌也皆啓以
商政疆以周索皆魯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
索法分唐叔唐叔晉之祖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國名闕鞏
甲沽洗鐘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
官五正五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唐誥誥命篇名
大原晉啓以夏政亦因夏風俗疆以戎索大原近
陽也不與中國同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
故自以戎法

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

尚年也管蔡啓商甚閒王室甚毒也周公攝政管

亂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周公稱王命

也以車七乘徒七十人與蔡叔車其子蔡仲改行

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為周公臣見諸王而命之

以蔡命為蔡侯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也胡蔡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

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聯季為司空五叔無官

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曹文之昭也文

叔武黑叔處毛叔聃也

子與周公異母晉武之穆也武王曹為伯旬非尚年也伯

晉居甸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

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踐土召陵

蔡在衛上霸主以國大小之其載書云王若曰晉

重文魯申公衛武叔蔡甲午莊鄭捷文齊潘公宋

王臣成莒期茲不公也齊序鄭下藏在周府可覆

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略道而不正其德將如

之何襄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

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

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夫子語我九言曰無

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

無復怒復重無謀非德非所無犯非義傳言簡子

所以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秋楚為沈故圍蔡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

卻宛也在昭二伯氏之族出卻宛伯州犂之孫

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

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兵舍舟于淮汭吳

左傳卷五

舟從進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

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緣漢上下避使勿度

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入還塞大隧直

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

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楚武城大夫曰吳用

木也我用革也器用軍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

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成若司馬毀

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

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

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

知吳不可勝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

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十

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經所以書戰二師吳楚師闔廬之弟

夫槩玉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各其臣莫有

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

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

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

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

以其乘廣死以戰吳從楚師及清發清發水名將擊之

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

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

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

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郢奔食食者走不陳故不在戰數

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睢水出新城昌魏縣

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

以奔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使庚辰吳人郢以班處

宮以尊甲班次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夫槩王

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入令尹宮也言吳無禮所以不能遂

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息汝南新息也敗吳師于

雍滋傷司馬先敗吳師而身被創初司馬臣闔廬故耻為禽焉

司馬嘗在吳為闔廬臣是以今耻於見禽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

甲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失不知子賢三

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甲布裳剄而裹之司馬

已死剄取其首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忠壯楚子涉睢

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王寢盜攻之以戈

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

芊以從鍾建楚大夫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郎公

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

可乎辛蔓成然之子闢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

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詩大雅言

仲山甫不辟疆陵弱違疆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

宗廢祀非孝也弑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

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

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

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周室何罪君若顧報

周室施及寡人以弊天衷弊成君之惠也漢陽之

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也吳人在其南

子期似王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也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

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

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

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楚王

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鳩安集也鑪金初宦於

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吳并欲脫子期王使見

王喜其意欲引見之以辭曰不敢以約為利此約謂要
 此王臣且欲使盟隨人言也此一時之事非為德舉王割子期之心以與
 故辭不敢見亦不肯為盟主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
 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
 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
 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
 吳貪害如蛇豕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
 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吳有楚則
 與秦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楚地若楚之遂

亡君之士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撫存恤也秦伯
 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
 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
 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
 哀公為之賦無衣詩秦風取其王于與師修我戈矛與子偕行
 行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秦師乃出為明年包胥以秦師至張本
 經五年春王三月章亥朔日有食之無夏歸粟于
 蔡蔡為楚所圍飢於越入吳於發六月丙申季孫
 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無冬晉士鞅帥

師圍鮮虞

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終夏歸粟

于蔡以周亟於無資也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

季平子行東野東野氏邑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

將以璵璠歛璵璠美玉君所佩仲梁懷弗與懷亦季氏家臣曰改

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

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

怨焉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洩也為君不欲使僭既葬桓子行東野桓子意如

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

孫斯子季

梁懷仲梁懷弗敬懷時從桓子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行之乎行逐懷也為下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

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子蒲曰吾

未知吳道道猶法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

大敗夫槩王于沂稷沂皆楚地吳人獲蓬射於柏舉蓬射

夫楚大其子帥奔徒奔徒楚散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

禚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從吳伐楚故九月夫槩王

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為吳王號夫槩奔楚為堂谿

氏傳終之言之吳師敗楚師于雍滋秦師又敗吳師吳師

氏

居康康地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

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人與吳戰多子期曰國

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豈

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婿之谿楚地

各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與罷闔與罷請先遂

逃歸與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葉公諸

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

公子高也吳入楚獲后臧乙葉公終不正視不義

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文伯季桓子從父

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

藐季氏已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寅大誣逐

公父歇及秦造皆奔齊歇即文伯也秦造平子楚

子入于郢吳師歸初鬪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

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

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

白江夏竟陵縣有白水藍尹壘涉其祭壘楚大夫不與

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

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

也王賞鬪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鬪巢申包胥

王孫賈宋木鬪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

以初謀弒王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申大難是大德

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

吾尤子旗其又為諸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玉求欲無厭平王殺之在昭

十四年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

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司樂大夫

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脾洩楚邑也失玉恐國人潰散故偽為王輿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聞王所狂而後

從王王使由于城麋於麋築城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

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城不知高厚小

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

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祖而示之

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王所以

復國有賢臣也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經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

斯歸游速大叔子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無傳夏季孫

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稱行人言

左傳卷之五

或作誤
或作

非其冬城中城無傳公為晉侵季孫斯仲孫忌帥

師圍鄆無傳何忌不言何史闕

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取匡為

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也周僖公因鄭人

使魯討之匡鄭地取匡不書歸之晉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

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舍於豚

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彌子瑕衛大夫公叔文子老

矣文子公叔發鞞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

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成之昭兆賈定之

鞞鑑鞞帶而以鏡為飾也今西苟可以納之擇用

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

質魯昭公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

德蒙覆也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大姒文王妃唯周公康

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

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止不伐夏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獻此春取匡之俘陽虎強使孟懿

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晉

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禮孟孫立于房外謂

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
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稱先君以徵其言若獻

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擇得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

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

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欲令晉人聞虎當逃走故

入晉令晉素知之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終纍

子夫差兄獲潘子臣小惟子二下楚舟師之帥及大夫七

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陸軍

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言知懼而後可洽於是乎遷

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傳言楚賴子西以安周僖翩

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僖翩子鄭於

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鄭伐周六邑在魯伐鄭取匡前

於此見者為戊周起也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

靡為下天王出居姑蘓起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

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

以與公言告之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

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

不亡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唯君亦以我為知難

而行也見溷而行溷樂祁子也見於君立以為後趙簡子逆而飲

之酒於縣上獻楊楮六十於簡子楊木名陳寅曰昔

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楮賈禍弗

可為也已知范氏必怨將得禍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

宋以其為國死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

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

祁獻子怒祁北趙氏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

盟國人於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傳言三桓微陪臣專政為八年陽虎

作亂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蕪姑蕪周地辟僖翩之亂

也為明年單劉逆王起

經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地衛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稱行人非使人之罪齊侯衛

侯盟于沙結叛晉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大雩無傳過也齊國夏帥

師伐我西鄙夏國佐孫九月大雩無傳過也冬十月

傳七年春二月周僖翩入于儀栗以叛儀栗周邑齊人

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鄆陽關皆魯邑中貳於齊齊今歸之不書

虎專夏四月單武公穆公劉桓公文公敗尹氏于

窮谷尹氏復黨僖翩共為亂也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

徵召也衛侯欲叛晉屬齊也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

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欲以齊師齊侯從

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為明年齊國夏伐我齊叛

陽虎御季桓子公歛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孟氏家

陽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

設伏也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而女苦夷曰虎陷

二子於難苦夷季氏家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

乃還不敗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冬十一月戊午單

子劉子迎王于慶氏慶氏守姑晉籍秦送王已巳

王入于王城已巳十二月五日館于公族黨氏黨氏

夫而後朝于莊宮莊王廟也

春秋左傳卷二十七

春秋左傳卷二十八 定公盡十五年

經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報前年伐我西鄙 公至自侵齊

無傳 二月公侵齊 未得志故 三月公至自侵齊 無傳 曹伯露

卒 無傳四年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

于瓦 瓦衛地將來救魯公逆會 公至自瓦 無傳 秋七

月戊辰陳侯柳卒 無傳四年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

侵衛 兩事故 葬曹靖公 無傳 九月葬陳懷公 無傳三月

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

曲濮 無傳結叛魯 從祀先公 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 將正二公之位

次所順非一親盜竊寶玉大弓盜謂陽虎也家臣

盡故通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賤名氏不見故曰

大弓封父之繁賜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攻其士皆坐

列言無曰顏高之弓六鈞顏高魯人三十斤為鈞

故以為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

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子鉏齊人偃且射子

鉏中頰殪子鉏顏息射入中眉顏息退曰我無勇

吾志其目也以自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猛魯人

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殿大呼詐言猛在後為殿傳

言晉無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討僭

軍政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翻之

黨穀城在河南縣西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

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

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執樂祁獻

子私謂子梁獻子范鞅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

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溷樂子梁以告陳寅陳寅

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留待勿以樂祁

歸卒于大行大行晉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

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州晉地為明年宋公使樂大心如晉張本公侵齊

攻廩丘之郛郛郭也主人焚衝衝戰車或濡馬禡以救

之馬禡遂毀之毀郭主人出師奔攻郭人少故遣陽

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若在此必

復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逐廩丘人虎曰盡客氣也言皆

客氣非勇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苦越陽州之役獲

焉名之曰陽州欲自比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報上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救不書齊師已去未入竟公會晉

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

於是始尚羔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禮卿執羔大夫執雁魯則同

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卿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

自瓦還就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

齊簡子意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大夫衛人請

執牛耳盟禮尊者位牛耳主大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位牛耳故請成何曰

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衛小可比晉縣將鞅

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捩按擠也衛侯怒王孫賈趨

進賈衛大夫曰盟以信禮也信猶明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

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衛侯欲叛晉而

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問不公以

晉詬語之詬耻也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

從焉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

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

之子為質為質於晉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

之子敢不皆負羈縶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

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公

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有期公朝國人使

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

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

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

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桓公周卿士不書

鄭伐周闕外遂侵衛叛討九月師侵衛晉故也魯

晉討季寤季桓子公鉏極公彌曾孫公山不狃費

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

子叔仲志不得志於魯志叔孫帶之孫故五人因

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以叔孫

輒更叔孫氏代武已更孟氏陽虎自冬十月順祀

先公而祈焉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辛卯禘於僖公辛卯十月二日

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壬辰將享季氏于

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邑之兵車也陽

李孫明日癸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

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

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處父期以兵救

孟氏壬辰先癸巳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

越殿越陽虎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咋暫曰而

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巳於

良對曰臣聞命後後猶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

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

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言必

往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

門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偽築室林楚怒

馬及衢而騁騁馳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

乃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武叔

叔孫不敢之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

門入魯東城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

棘下城內地名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

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

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徵召也陽虎召季氏

於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必喜故言喜於召也從者曰嘻速駕公歛陽在

聲嘻懼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陽欲殺桓子

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不敢子言辨舍爵於

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寤辨猶虎徧也徧告廟飲酒示無懼陽虎入于

謹陽關以叛叛不書略家臣鄭駟歆嗣子大叔為政歆駟乞于

子然也為明年殺鄧析張本

經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無傳四年盟臯

得寶玉大弓弓玉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為榮失之足以為辱故重而書之六

月葬鄭獻公無傳三月葬速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

晉地不書伐者講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冬葬秦哀公

無傳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

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巢向

孫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之子溷也右師

往到子明舍子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忿其

明逐使出門去

父喪因責其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

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明也子子明聞之怒言

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

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逐之在明年終鄭

駟欲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

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忠苟有可以

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加猶益也棄不靜女之責其邪惡也

三章取彤管焉詩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管筆女史

之所執記事規誨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詩邶風也錄竿旄詩者取

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故用其道

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

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芟詩召南也召伯決訟於蔽芾甘棠之下思其人猶愛其

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傳言

子然嗣大叔為夏陽虎歸寶玉大弓無益近用而

政鄭所以衰弱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器用者謂物之

者得用焉曰獲謂用器物以有獲若六月伐陽關

也討陽陽虎使焚萊門陽關邑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

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兵齊侯將許之鮑

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於魯

齊侯將許之鮑

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

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國也成十七年

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矣

魯未可取也上下猶

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大國晉也而無天菑若之何取

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

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

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自親富不親仁君焉用

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

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

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以東為願乃囚諸西

鄙盡借邑人之車鏤其軸麻約而歸之

鏤刻也欲絕追者

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

葱靈輜車各

追而得之囚於齊

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

世有亂乎

受亂人故

秋齊侯伐晉夷儀

為衛討也

敵無存之

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

無存齊人也室之為取婦

曰此役也不

死反必娶於高國

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欲必有功還取卿相之女先登

求自門出死於雷下

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關死於門屋雷下也

東郭

書讓登

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已先登

犁彌從之日子讓而

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

恐書先下故又讓之下入城也

書左彌先下書從彌言左行彌書與王猛息戰訖其止

息猛曰我先登書欽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欽

起欲擊猛擊猛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斬斬車中馬也猛不

書如驂馬之隨斬也傳晉車千乘在中牟救夷儀

陽有中牟縣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卜過之

龜焦衛至五氏道過中牟畏晉故卜衛侯曰可也

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甚不復

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

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

帥又賤城謂夷儀也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

師敗之獲齊車五百乘齊侯致禚媚杏於衛皆齊

謝衛意西界以答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

之替幘而衣狸製替白也幘齒上公使視東郭書

曰乃夫子也吾貺子也貺賜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

旅也言彼與我若賓主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

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

令常不其役重乃得其尸公三禚之禚衣也比殯三與之

犀軒與直蓋犀軒舟車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

直蓋高蓋

犀軒舟車

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

之停喪車以盡哀也君方為親推之齊侯自推

經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平前八年再夏公會齊

侯于夾谷平公至自夾谷無晉趙鞅帥師圍衛齊

人來歸鄆二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龜陰田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會

夾谷孔子相齊人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叔孫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宋樂大

心出奔曹傳在前年春書各宋公子地出奔陳貪

馬以距君命冬齊侯衛侯鄭遊速會于安甫無傳

地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

陳暨與也宋公寵向魍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臣

出奔虛請自忿稱弟亦首惡也仲佗石彊皆為

傳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夾

即祝孔丘相相會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

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

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兩君合

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裔遠非齊君所以命諸

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

神為不祥盟將告神犯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

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將盟齊人如

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

有如此盟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無還魯曰

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其命者亦如之須齊歸

乃當其齊命於是孔子以公退賤齊侯將享公孔

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故舊事

既成矣會事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

門嘉樂不野合犧象酒器犧尊象饗而既具是棄

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

若禮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

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

距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陽虎九年以此奔齊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前年齊為衛伐晉夷初衛

侯伐邯鄲午於寒氏邯鄲廣平縣也午晉邯鄲大

助齊伐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燔午衆及晉圍衛午

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

氏之役衛開門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

與午關

左傳卷三十一

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且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

如植至其門下步行門左右然後日中不啓門乃

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援衛侯

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

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殺不得

等與人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詩

速也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

藐叔孫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

武叔之黨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

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武叔之吾

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

之吾僞固而授之未則可殺也僞爲固陋不知禮

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見劍向已逆呵之

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犯以不能副武叔之

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

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工師掌工曰郈非唯叔

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

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詩唐風卒章叔孫稽首

謝其受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

可矣無所服事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

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邠人為之宣言於邠中詐為齊使

也言曰侯犯將以邠易于齊齊人將遷邠民謂易其民人

衆兇懼不欲遷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始不與子不

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邠也而得紆焉何必此

言以邠民易取齊人與邠無異勝於守邠為叛人所殺齊人欲以此偏魯必

倍與子地言非徒得民又將得齊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

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

有司觀邠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邠人

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偽為侯犯

射邠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許之駟

赤先如宿宿東平無鹽縣故宿國侯犯殿每出一門邠人閉

之後門閉其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

若誅之誅責也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

吾未敢以出物識也赤還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

之數數甲以相付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

致邠致其名薄也為下武叔如齊傳宋公子地嬖遽富獵地宋景公弟辰

也之兄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與富也公子地有

白馬四公嬖向魍魍欲之向魍司馬也公取而朱其

尾鬣以與之也與魍也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

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

與獵也而獨卑魍亦有頗焉子為君禮禮辟也不過

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

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廷欺也吾以國人出君誰

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仲佗幾子彊也

宋卿衆之所望故言國人武叔聘于齊謝致邱也經書辰奔在聘後者從也齊侯

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邱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

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以致邱也對曰非寡君

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以猶為也敢以家隸

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

為寡君賜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也

經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

自陳入于蕭以叛蕭宋邑稱弟例在前年夏四月秋宋樂大

心自曹入于蕭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冬及鄭平平六年

匡之叔還如鄭洎盟還叔詰曾孫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

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魃故也

惡宋公寵不義以致中國患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平而叛故

經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無傳四年夏葬薛襄公

無傳叔孫州仇帥師墮郟固故毀壞其城衛公孟彊

帥師伐曹繫于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

雩無傳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無傳十

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公至自黃無傳十有二

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無傳國內而書至者成彊

皆告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郊曹還滑羅殿

羅衛未出不退於列未出曹竟羅不其御曰殿而

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素空

猛也言伐小國當如畏者以誘致之仲由為季氏宰仲由將墮三都

三都費郟成也疆盛將為國害故仲由欲毀之於是叔孫氏墮郟季氏將

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不狃費宰也輒不得

志於叔孫氏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

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至臺仲尼命申句須樂頎

下伐之二子魯大夫仲尼時為司寇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

蔑二子奔齊二子不狃叔孫軌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父

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成在魯北竟故且成孟氏

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佯不知我將

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

以為夏築蛇淵囿無傳書不特也大蒐于比蒲無傳夏蒐非時衛

公孟彊帥師伐曹無傳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書

惡可知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吉射士晉

趙鞅歸于晉韓魏請而復之故曰歸薛弒其君比

無傳稱君君無道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邾氏垂葭改名邾氏

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邾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

邴意茲曰可意茲齊大夫銳師伐河內今河內及郡傳必數

日而後及絳晉傳告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

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歛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

乘軒以其言當齊侯欲與衛侯乘其載與之宴而駕乘廣

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

人請攝以已車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

晉師乃止傳言齊侯輕所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

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趙鞅圍

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

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而寘

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則齊

因懼齊而徙則衛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欲如是

與邯鄲好不絕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趙鞅不察其謀謂

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不肯

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子唯所

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遂殺午趙稷涉賓

以邯鄲叛稷趙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

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婿父曰姻

吉射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作亂又董

安于聞之安于趙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

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

我獨死懼見必請以我說趙孟不可晉國若討

自解 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

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

范氏臯夷范氏側室子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荀躒文子欲

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韓起孫不信也中行文子

荀寅 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孫曼多也昭子士吉射

故五子謀五子范臯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

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

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為盟書沈之河

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

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

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

高彊齊子尾之子昭十年奔魯遂適晉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

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韓魏可盡克也克之

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

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韓魏以趙氏為請經所以書趙鞅歸十二月辛未趙鞅入

于絳盟于公宮傳錄晉表亂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

靈公欲令公退見史鱗而告之史鱗曰子必

臨其家史鱗曰子必

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

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鱣曰無

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富而能臣必免于難上下

同之言尊卑成也驕其亡乎成文子富而不驕者

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

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

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夫人怨之

曰戌將為亂為明年戌來奔傳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趙陽

鷹孫書名者一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

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亦黨公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於越越國也使罪人詐吳

吳子光卒未同盟而公會齊侯衛

侯于牽魏郡黎陽縣公至自會無傳秋齊侯宋公會

于洮洮曹天王使石尚來歸賑無傳石尚天子之

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社之肉盛以服器以賜同姓衛世子蒯聩出奔宋

衛公孟彊出奔鄭彊書名與蒯宋公之弟辰自蕭

來奔無傳稱宋公之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無傳

會公于此蒲來而城莒父及霄無傳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此年無冬史闕文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

戌來奔終史魚之言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

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

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

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

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告使討安于

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

莫音

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

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

告知伯從趙孟盟荀伯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趙氏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傳言小不事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吳

伐越報五年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越王

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觀為

吳所禽欲使吳師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注頸而

辭曰二君有治治軍臣奸旗鼓犯軍不敏於君之

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曰越子

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姑浮越闔廬大夫

盧傷將指取其一屨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姑浮取之還卒於陘

去襍李七里釋經所以不書滅夫差使人立於庭夫差闔廬嗣子

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

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後三年哀元年晉人圍朝歌

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脾上梁間即牽謀救范中

行氏齊魯叛晉故助范中行也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

晉一子晉大夫范中行氏之黨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

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

也謀救范氏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衛通于

南子在宋呼之會于洮太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蒯聵衛靈公

公大子孟邑名也就會獻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

豬盍歸吾艾豨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豨喻宋朝艾也太子羞之

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速大子家臣少君見我我

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

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見大子色變知其欲殺也曰蒯

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

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我於余殺也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紆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使義可信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

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二子黨范氏者終又敗鄭

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鄭助范氏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麇鼠食郊牛牛

死改卜牛無傳不言所食處二月辛丑楚子滅

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邾無傳壬申公薨于

高寢高寢宮各不於路寢失其所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

次于渠蔭不果救邾子來奔喪無傳諸侯奔喪非禮秋七月

壬申妣氏卒定公夫人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九月

滕子來會葬無傳諸侯會葬非禮也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

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辛巳葬定妣辛巳十月三日有日

無冬城漆邾庶其邑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子貢觀焉邾子執

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子貢曰以

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心已亡法度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嘉事朝禮高仰驕也甲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為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吳之人楚也在四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取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以微知著知之難者子貢言語之士今言而中仲尼懼其易言故抑之鄭罕達敗宋

師于老丘罕達子齋之子老丘宋地公于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

哀十齊侯衛侯次于遠掣謀救宋也秋七月壬申

妣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赴同祔妣夫人之禮二者皆闕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於欲

葬定妣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未葬而夫人薨煩於喪禮不赴不

附故不稱小君臣子怠慢也反哭於寢故書葬冬城漆書不時告也實以

冬乃告爾魯知其不時故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

春秋左傳卷二十八

仲仲

是使賜也
是使賜也
是使賜也
是使賜也
是使賜也
是使賜也
是使賜也
是使賜也
是使賜也
是使賜也

仲仲

仲仲

